

胭脂将

苏瑕嫁给宁为誉时，将军府里已有七个寡妇。

宁家大哥到六哥，在几年里陆续战亡或病逝，六个嫂嫂连同老太君，成了丰都城百姓口中的「七朵寡妇花」，而宁家最小的儿子，素有有战神之名的宁小七，则成了宁家唯一的男丁。

苏瑕嫁的，正是宁七郎。

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八个寡妇，她只知道在新婚夜，当宁七郎扔了个枕头给她，淡淡对她道：「我睡床，你睡地板。」时，她忍住心头怒火，只想对着那张好看又欠扁的脸，狠狠一耳光抡过去——

「你以为我很想嫁给你吗？宁混蛋！」

人说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可他俩之间，就是一段活生生的「孽缘」。

苏瑕刚来到将军府那年，不过才六七岁，带着两只小豹子，刚从深山野林里踏入繁华人间，对什么都觉得好玩而新奇。

她转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，在将军府里左看右看，不防间就在廊下望见了一道身影。

小小的少年面庞俊秀，站在和煦的秋阳里，微抿着双唇，望向她的眼神却是冷冰冰的。

这不是善意的目光。

出于一种野兽般的本能，苏瑕绷紧了脊背，冲着那少年龇牙示威，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声。

一只手却在这时抚上了她头顶，老太君慈祥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：「好孩子，这是你七哥哥，从今天起，你就跟他住一个院子吧。」

她一愣，望着少年，所有敌意瞬间烟消云散。

宁七郎，在老太君带她回来的一路上，就跟她提过不少次，这是老太君最宝贝的孙儿，自然也是她永远不会去伤害的人。

如果不是老太君将她救出，恐怕她就要葬身狼腹了。

苏瑕自小被遗弃在山林间，跟着一只母豹子长大，身旁还有两只小豹子为伴，原本自由自在，可惜好景不长，母豹子中了猎人的埋伏，她带着两只小豹子也遭到了狼群的围攻。

所幸天不绝人，将军府的马车途径树林间，善良的老太君将她连同两只小豹子都救了下来。

一路上老太君对她疼爱有加，给她买了新衣裳，为她梳了新发髻，还教她说话写字，让她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。

就这样，苏瑕被带到了将军府，只是，有个人却不欢迎她的到来。

或许是怕她抢走自己的奶奶，又或许是嫌弃她出自山林，野性未退，总之，宁家七郎，宁为誉从她来的第一天起，就从未给过她一个好脸色。

甚至连「苏瑕」这个名字，都遭到了宁为誉的挖苦。

那时苏瑕已经在将军府跟宁为誉一同念书了，有一日她脖子上的长命锁不小心露了出来，被宁为誉瞧见了。

那长命锁应当是她父母遗弃她时，为她系上的，上面刻着她的生辰八字，还有她的名姓，苏瑕。

宁为誉瞧了冷冷一哼：「你父母一定很讨厌你。」

苏瑕双眼一瞪，恶狠狠地回击道：「你才最讨人厌，整个将军府，就属你最讨厌！」

宁为誉冷笑了声，指着她的长命锁，继续哼道：「你知不知道，『瑕』是指玉上面的斑点，瑕疵，瑕疵，没有哪个父母会给孩子取这种名字的，再说了，如果你父母不讨厌你，为什么要扔掉你呢？」

这句话一说出口，宁为誉就后悔了，他甚至做好准备苏瑕随时会扑上来，用锋利的牙齿狠狠咬住他不放，就像他们往常打闹时一样。

可是这一回，苏瑕竟没有「兽性大发」，她只是脸色一变，盯着宁为誉看了许久，看到宁为誉心头都有些发毛时，才忽然埋下了头，伏在了桌子上，一动不动。

那是宁为誉从不曾见过的苏瑕，乌黑的长发包裹着她小小的身躯，她似乎在无声地哭泣，连瘦削的肩头都微微颤抖着。

宁为誉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心。

自从进了将军府后，苏瑕就从没有哭过鼻子，她能吃能喝能睡，还能打，就算被宁为誉欺负了，也只会狠狠地回击过去，绝不会掉一滴眼泪。

可是现在，她哭了，还哭得极其伤心。

宁为誉的呼吸乱了：「喂，那个，我刚才胡说的，你爹娘没有讨厌你，他们把你扔下肯定有别的原因.....」

少年有些语无伦次：「说不定长命锁上刻错了，你其实叫苏无暇.....不对，苏瑕这个名字就很好听，念久了还别有一番味道.....」

真是越说越乱，越说越错，宁为誉索性闭上了嘴巴，任少女用泪水宣泄着自己的情绪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伸出手指，小心翼翼地戳了戳她，「其实，我也没有那么讨厌你，我只是.....不想娶你。」

老太君带回苏瑕，还非要乱搭红线，让她长大后嫁给宁为誉。

或许，这才是宁为誉真正讨厌苏瑕的原因吧。

伏在桌上的少女身子一颤，听到这话终于有了反应，宁为誉目光一喜，还不待他继续开口时，他伸出去的那只手指已经被狠狠扭住。

少女泪痕未干，却是死死掰着他的手指，眸光凶悍：「宁混蛋，我这辈子宁愿嫁给一只豹子，也不会嫁给你！」

（二）

起初的苏瑕，其实对宁为誉是有过好感的，甚至还叫过他很长一段时间「七哥哥」。

他是奶奶的宝贝孙儿，又生得眉清目秀，就算变成豹子，也是一只俊俏的「豹子」。

苏瑕有心想要亲近讨好他，可每次都被这「七哥哥」拒之门外，他对谁都彬彬有礼，唯独对她，冷言冷语，巴不得将她赶出将军府。

是的，不止一次，宁为誉当着她的面，对老太君说，她身上兽性难退，粗鲁凶悍，不可留在将军府里，还是适合回归山林，跟着豹子一起生活。

那时的苏瑕别提多难过了，还好老太君将她抱入怀中，柔声安抚她：「好孩子，奶奶不会将你赶出将军府的，七郎不懂事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……」

因为宁为誉的厌恶，久而久之，苏瑕的心也凉透了，再不会对他喊出那声「七哥哥」了。

两个孩子虽然一起长大，却是相看两厌，可老太君偏偏还要将他们凑作一对。

她说找高人算过，苏瑕是千年难得一出的将星，若能嫁入宁家，会是整个将门的福气，更甚至，也许还能扭转宁家儿郎早亡的命运。

她已经失去了六个孙儿，宁为誉是最后一个了，她实在不想再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

老太君用心良苦，为此在每年除夕，都要苏瑕和宁为誉喝上两碗同心羹。

约莫也是那高人所传授的术法，两个孩子各自将鲜血滴在羹汤里，一起饮下后，此生便能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

这简直荒谬透顶，宁为誉自然不愿喝下苏瑕的「兽血」，还摔了好几次碗，却到底拗不过老太君，被她强行按着喝下了「同心羹」。

苏瑕倒没有那么抗拒，她早就把老太君当作自己的亲奶奶了，是奶奶救了她，还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，不管要她做什么，她都全当是报恩了。

可是「宁混蛋」多坏啊，为了将她赶出将军府，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
少年的小把戏层出不穷，他甚至还背着老太君，私底下找到苏瑕，用宁家银枪对着她，冷冷道：「十招，只要你能接下我十招，我就再也不为难你了，怎样？」

宁家的枪法出神入化，在战场上退敌无数，老太君将苏瑕带回将军府后，一边让她跟着宁为誉一同念书，一边也亲自教她宁家枪法，一招一式间，完全是将她当作孙媳妇在「培养」了。

可是苏瑕才练习了多久，哪比得上宁为誉的枪法呢？

才勉强地接到第六招时，她手中的银枪就已经被宁为誉挑飞出去，插在了沙地上，嗡然作响。

宁为誉划了个漂亮的「枪花」，站在阳光下，身形俊挺，得意非常：「我说这下你该心服口服.....」

他话还没落音，苏瑕已经怒吼一声，猛地扑了上来——

她张嘴就咬在他肩膀上，身边跟着的两只小豹子也携风跃来，将他团团围住，不给他丝毫反抗的机会。

「喂喂，你耍赖啊！」宁为誉在苏瑕身下拼命挣扎着，俊秀的一张脸都涨红了，「你这人怎么这样，打不过就咬人，你真当自己是只豹子啊！」

他费了好大劲才推开「兽性大发」的苏瑕，还来不及察看自己肩头的伤势，耳边就响起苏瑕一字一顿的声音——

「奶奶在，家在，我不走！」

少女眸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，那个时候的她，说话还不太利索，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，可是却反而重重地砸在了宁为誉心头，叫他一时都愣住了。

风掠长空，扬起宁为誉的衣袂，他望着少女带着两只小豹子远去的背影，目光复杂难言，唇齿间溢出了一声低不可闻的叹息：

「真是傻，你以为.....这里当真是你的家吗？」

（三）

在见到璇华郡主后，苏瑕才知道，宁为誉为何那样抗拒娶她

他心里原来早就住了另外一个人。

璇华郡主时常来将军府找上宁为誉，两家乃是世交，她叫出来的「七哥哥」可比苏瑕的动听多了。

这样知书达理，娴静可人的王府小姐，怎是苏瑕这等兽性难退的「豹女」能够相较的？

一向对着苏瑕冷言冷语的宁为誉，在面对璇华郡主时，却是呵护有加，温柔得能滴出水来。

郡主对苏瑕倒没什么敌意，还会邀她一同出去游玩，尽管每次苏瑕带着两只小豹子，远远站在一边，都会觉得自己像个不要钱的护卫。

「大弟大妹，你们看那宁混蛋，笑得多恶心啊，是不是？」

枝繁叶茂的大树下，苏瑕带着两只小豹子，远远地望着阳光下一起放风筝的两个人。

她嘴上这样嘲讽着，心里却不知为何，看着那两道无比般配的身影，有种酸酸涩涩，说不出来的滋味。

「没关系，我有奶奶，还有你们.....」她深吸口气，蹲下了身，抱住了自己的两只小豹子，抚摸着它们的皮毛，「我有你们就够了。」

那时的苏瑕并不知道，世上所有陪伴都不是永久的，痛苦的分别会来得那么快。

璇华郡主及笄的那一年，春光再好不过的三月里，她又兴致勃勃，邀宁为誉与苏瑕一同去踏青。

那是一处长满鸢尾花的后山，苏瑕带着两只豹子，依旧百无聊赖地坐在树下。

斗转星移间，她的弟弟妹妹也都长大了，还能带着她漫山遍野地奔跑了，有了它们的陪伴，她似乎也没有那么孤单了。

春风拂过苏瑕的衣袂发梢，她轻柔地抚摸着两只豹子，正同它们说话时，那璇华郡主忽然慌慌张张地跑来，脸都吓白了：

「不好了，七哥哥掉到蝙蝠洞里去了！」

苏瑕一下站了起来：「什么，蝙蝠洞？」

这后山有一处蝙蝠洞，里面布满了体含剧毒，吸食鲜血的蝙蝠，平素里少有活物敢接近，这回宁为誉居然不小心掉了进去，后果简直不可想象。

苏瑕呼吸一窒，想也未想地带着两只豹子飞奔而去，璇华郡主跟了上来，颤巍巍地指向一个黑森森的洞口，哭哭啼啼道：「就在这里面，七哥哥就掉到这里面去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」

「还能怎么办，赶紧救人啊，你待在这儿别动！」

苏瑕咬咬牙，看着黑漆漆的洞口，下定了决心般，冲璇华郡主身旁的婢女道：「看好你们郡主了！」

说完，她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纵身一跃，落在了蝙蝠洞里，「宁混蛋，你死了没！」

那两只豹子也跟着她跃入蝙蝠洞中，可才落地，璇华郡主兴奋的声音就在头顶响起：「快，快把门封上！」

藏在暗处的护卫们鱼贯而出，奋力推着石门堵住洞口，外头一阵喧杂，苏瑕心头狂跳，蓦然明白过来。

「你，你设陷阱害我！」

她领着两只豹子，拔足就想往洞外奔，却还是晚了一步，哐当一声，洞口霍然被死死封住，而洞里蛰伏的蝙蝠们也受惊飞起，声如鬼泣。

「快开门，放我出去，你跟宁混蛋合伙来害我是不是！」

苏瑕嘶声喊着，一边拍打着石门，一边挥舞着衣袖驱赶蝙蝠。

外头传来璇华郡主如银铃般的笑声：「放你出去？做梦吧，七哥哥好言好语让你离开将军府，你偏不听，死缠烂打也要嫁给他，如今这可是你自找的！」

她说着，柳眉一竖，声音凌厉：「你们给我在门口堵好，无论里头有什么动静都不许撤退，听见了没？」

外头的护卫齐齐应声，个个咬牙奋力，丝毫不为里面的嘶喊所动，不多时，就听得洞里传来一声惨叫，像是有人身上被蝙蝠咬了一口般。

「走开，走开！」

少女的声音从洞中隐隐传出，还夹杂着野兽的低吼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厮杀的响动越来越激烈，几乎都能够想象一洞的飞蝠是如何扑翅围攻，吸血撕咬的。

璇华郡主站在风中，脸上的笑意愈发兴奋，也似一只嗜血的蝙蝠般。

却就在这时，一声厉喝划破长空——

「住手，把门打开！」

（四）

那一定是宁为誉此生难忘的一眼。

石门推开的蝙蝠洞里，苏瑕单薄的身影站在血泊中，身旁已经倒下了一只豹子，漫天是疯狂飞舞的血蝠，她身子摇摇欲坠，染满血污的一张脸望向宁为誉。

那穿透而来的目光，是怨恨，是坚毅，是嘲讽，也是心如死寂。

直到将那个浑身是血的身子背出来时，宁为誉脑袋里都仍回荡着那一眼，他心头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，难受得无以复加。

那璇华郡主却是咬了咬唇，不甘心地上前一步，想要拦住宁为誉，「七哥哥，你，你不是很讨厌这个豹女么，为什么要救她？」

「让开！」宁为誉眸光陡厉，吓得璇华郡主身子一颤。

他被她支开去溪边打水，却万万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若他没有及时赶回来，恐怕苏瑕就真要死在蝙蝠洞里了！

风掠四野，背上的少女凄然一笑，低下头，忽然狠狠咬在了宁为誉的脖颈上。

滚烫的泪水大颗砸下，混杂着凄艳的鲜血，染红了宁为誉的衣襟，他却咬紧牙关，任少女发泄着满腔恨意，一声也未哼出来。

他背着她一步步踏向前方，生生忍受着痛楚，只一字一顿地道：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件事情我不知情，我从没有想过.....要害你性命。」

蝙蝠洞里的一场殊死搏斗，令苏瑕失去了自己的「妹妹」，她只剩一个「大弟」陪伴了。

养伤的那段日子里，宁为誉倒是不眠不休地照顾她，喂她喝药，给她换纱布，几乎算得上寸步不离了。

璇华郡主来将军府闹过几次，却都被拒之门外，宁为誉后来出去过一回，不知跟郡主说了些什么，郡主掩面而泣，再未来过将军府了。

青梅竹马的情谊，就此彻底断绝，连苏瑕都没有想到，宁为誉会为她做到这一步。

她起初都不肯跟他说话，成天只抱着另一只活下来的豹子，望着虚空目光失神，久久走不出悲痛中。

后来还是宁为誉软磨硬泡，生生将她拖出了门，沐浴在了和煦的阳光下，那一刻，苏瑕长睫微颤，觉得自己.....似乎「活」了过来。

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她望着守在床头睡着的少年，有时候会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点一点他的鼻头。

她恍惚间觉得，这家伙对她，好似也不像表面上那样坏？

秋风渐起，就在苏瑕慢慢走出悲痛，同宁为誉的关系也不自觉缓和下来时，老太君送来了一件华美的嫁衣。

成亲，一听到这个词，宁为誉仿佛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对苏瑕的态度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淡嫌恶。

苏瑕看着他夺门而去的身影，一颗心似被什么掐住了般，她终于确定，这个混蛋不喜欢她，一点也不喜欢她。

她按下满心的酸楚，也跟着赌起气来，甚至将那红嫁衣都剪得破碎不堪。

到底还是老太君来了一趟，将她搂在了怀里，柔声安抚着她：「奶奶唯一的心愿，就是看到你们两个孩子好好地在一起，七郎不懂事，你要多包容他……」

苏瑕沉默了许久，终是点了点头。

这场大婚如期举行，新房里，宁为誉却是直接扔了个枕头给她，冷冷道：「我睡床，你睡地板。」

苏瑕脑中的那根弦终于崩掉了。

（五）

「你以为我很想嫁给你吗？宁混蛋！」

红烛摇曳间，苏瑕将那枕头又狠狠砸了回去，宁为誉却在苏瑕习惯性地扑倒他，又要咬住他肩膀时，忽然在她耳边说了一句——

「苏瑕，我要上战场了。」

整个新房刹那间静了下来，外面的冷风拍打着窗棂，苏瑕抬起头，盯着宁为誉的双眼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好半晌才像找回自己的声音：「战，战场？什么时候？」

宁为誉仰面朝上，望着一袭红嫁衣，绝美动人的苏瑕，久久没有说话，他忽然伸出一只手，抚上了她的脸颊。

苏瑕呼吸一颤，下意识往后缩了缩，宁为誉的目光却那样温柔，缱绻绵长得让她觉得不真切，宛若一个缥缈的梦。

「宁混蛋，你，你吃错什么药了？你还没回答我，你究竟什么时候.....」

苏瑕的脸在烛火下泛起红晕，似饮醉了般，她话还没说完时，宁为誉却已经打断她，他的声音轻悄悄的，像从天边传来一般。

「苏瑕，你离开将军府吧，去哪儿都好，不要待在这里，外头自有你的一片天地。」

屋外冷风呼啸，这一夜似乎格外漫长，院里月色朦胧，树影婆娑，再寂寥不过。

宁为誉没有给苏瑕任何解释，在成亲后不到半月，就领兵赶赴战场了，他甚至都不曾向她道别。

苏瑕跑去找老太君，老太君正在祠堂的灵牌前上香，她泪眼涟涟，叹声道：「那孩子嘴上刁钻，心却比谁都要软，他是怕连累你，毕竟宁家儿郎一个个战死沙场，他只怕你也像他那些嫂嫂们一样，变成将军府里的又一个寡妇.....」

苏瑕愣住了，往日一幕幕浮现眼前，她双手颤抖起来，所以，所以.....他才要千方百计地将她推开吗？

成亲那一夜，他那温柔缱绻的一眼，并不是假的？

苏瑕站在祠堂里，忽然有些呼吸不过来，像有无数根小针扎在她心头，带来一阵密密麻麻的疼痛。

老太君见她这副模样，也不禁握住了她的手，放柔了声音：「好孩子，别担心，上天会保佑七郎的，他不会有事的，因为有你在。」

苏瑕长睫一颤，望向老太君，她的语气里饱含希冀：「你忘了自己是千年一出的将星吗？有你在，或许能助七郎一臂之力，能替宁家人改变战死沙场的命运。」

苏瑕一颗心跳动起来，「奶奶，你是说……」

老太君点了点头，神情愈发慈祥了：「这么多年来，奶奶教你识文断字，传你宁家枪法，还让你看了无数的兵书，你的悟性比任何人都要高，你若上了战场，会是七郎手里最锋利的一杆枪，你愿意吗？」

老太君握住苏瑕的手紧了紧，一字一句在祠堂里郑重响起：「愿意同七郎并肩作战，助他大胜而归吗？」

（六）

当苏瑕骑在一只威风凛凛的豹子身上，领着一队奇兵，从天而降，破了敌方阵法，救出宁为誉与他的军队时，戴着龙纹面具的宁为誉简直不敢相信。

「你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一袭铠甲的宁家七郎，身姿俊挺，手握银枪，脸上还戴着一张黑金色的龙纹面具，若不是那双眼睛早已刻在了苏瑕心底，她恐怕一时还认不出他。

宁家的主帅上战场前都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戴上这张龙纹面具，这张代代相传，据说拥有「战神之力」的面具。

从前苏瑕还对这张传说中的龙纹面具好奇过，向宁为誉百般打听，他却从来不肯透露一二。

如今苏瑕终于在战场下见到了这「宝物」，心弦都忍不住颤动起来，那神秘的龙纹牵引着她的目光，黑金色的面具在长阳下熠熠生辉，冥冥中仿佛有一只手，将她与这面具勾连在了一起，奇妙地融为一体，密不可分。

当夜在军帐里，苏瑕甚至还想戴上这面具，试一试那番「战神」的感觉，宁为誉却将面具锁进了匣中，碰都不许苏瑕碰一下。

「你简直是胡闹！快给我滚回去！一个姑娘家跑到战场上来添什么乱？」

「谁添乱了？」苏瑕不服气，瞪大了双眼，「我今日还救了你们呢！」

军帐里烛火摇曳，她正在为宁为誉清理伤口，一边上药，一边道：「谁说女人就不能领兵作战，沙场退敌了？奶奶还说我是千年一出的将星呢，哪里比你们男人差了？」

不提这话还好，一提宁为誉就气不打一处来：「游方术士的话你也信？你怎么不说自己是二郎神下凡呢？总之就是不行，你不能待在这……」

宁为誉话还没说完，苏瑕已经气恼地在他肩头上一咬，宁为誉吃痛，反手就要推开苏瑕，她却又趁势将他扑倒在了床上，低下头，对准他的双唇就堵了上去——

世界清静了。

两人一上一下，大眼瞪着小眼，心跳挨着心跳，直到宁为誉白皙的皮肤慢慢变成了火烧云，苏瑕才心满意足地放开了他。

明明她一张脸也红透了，却强装着镇定，在灯下咳嗽了两声，望着宁为誉一字一句道：「宁混蛋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只是怕自己战死沙场，害我成为寡妇，所以才要一次次将我推开？」

宁为誉猝不及防，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，俊秀的一张脸更红了，他撑着身子就想坐起来，「你是不是戏文听多了？哪有这回事，我对你根本就……」

「你还狡辩！刚刚我亲你时，你明明就脸红了，心跳得也特别快，全身上下都僵住了，一动也不敢动，你还说你对我没感觉？」

苏瑕又将宁为誉压了下去，作势要再亲，宁为誉方寸大乱，急忙扭过头，「喂，你在哪里学的这些东西？我是个男人，就算一头母猪这样亲我，我也会脸红心跳的，你懂不懂！」

他咬牙一发力，到底将苏瑕猛地推开了，坐起身时气喘吁吁，后背已全湿透了。

「够了，你别胡闹了，快给我滚回去，战场不是儿戏的地方！」

忍着伤口的疼痛，宁为誉怒声吼道，吼完却才似想起了什么，又微微变了脸色，改口道：「不对，不要回去了，你直接带着你的豹子，离开这里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去任何地方都行，就是不要回将军府了，也不要再……跟宁家有任何瓜葛了，听清楚了吗？」

苏瑕脸色沉了下来，久久盯着宁为誉，忽然冷不丁开口道：「你这个孬种！」

宁为誉呼吸一颤，苏瑕勾起唇角：「你在害怕什么？」

她攫住他的双眸，周身气势逼人，当真如同耀眼的将星般，每一个字都清晰地回荡在军帐里——

「我不会走的，该听清楚的人是你，我苏瑕，嫁给了宁七郎，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将军府的，我也绝不会让自己当上寡妇的，老天爷别想主宰我的命！」

（七）

苏瑕的执拗简直无人能够撼动，而她在宁为誉受伤的期间，也当真将军队管治得井井有条，全军上下无不信服。

许是她当真有天赋，宁为誉都阻止不了这颗「将星」的闪耀，他伤情一直没有完全恢复，而敌军不会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苏瑕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

她趁着宁为誉昏睡之际，摸到他床头，拿走了那个装有龙纹面具的匣子。

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她要「伪装」成宁为誉，代他上战场，一退敌军！

这也是离开将军府时，老太君教给她的话，战场上务必果决，杀伐间绝不可优柔寡断。

当第一缕天光亮起时，苏瑕骑在马上，一袭铠甲，手握宁家银枪，脸上还戴着那张龙纹面具，她目视前方，抬起手，冷峻下令：「出发！」

这一刻的她，不再是苏瑕，而是宁家主帅，宁为誉。

仿佛那面具真带有「战神之力」，踏上战场的苏瑕心潮澎湃，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从头到脚有使不完的劲，体内当真如有神力贯入，所向披靡，一往无前，漂亮地扳回了一局。

宁家军士气大振，回营后还来不及庆祝一番，醒来的宁为誉已经大发雷霆。

「我跟你说过些什么？你怎能干出这样荒谬的事情？！」

军帐里，宁为誉气得胸膛都剧烈起伏着，苏瑕怕他伤口裂开，连忙上前想要扶住他，宁为誉却将她狠狠甩开。

「你给我滚！」

他声嘶力竭地吼着，从没有冲苏瑕发过这么大的火，苏瑕一时都有些懵了，张嘴想要解释：「我只是见敌军虎视眈眈，怕他们趁你受伤时……」

「够了，不要说了！」宁为誉呼吸急促，怒声道：「你擅自偷这龙纹面具，伪装成宁家主帅，论军法是可以就地处决的！」

「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这是我宁家祖辈传下来的龙纹面具，只有宁家人才配戴，你再也不许碰一下，现在就给我滚！」

厉声久久回荡在军帐里，苏瑕长睫微颤间，心跳都乱了，难以置信。

她还想说些什么时，宁为誉已经背过身去，再决绝不过的姿态。

「滚！」

这一声才落下，帘子便被一只手掀开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夹着外头的冷风传了进来——

「谁说瑕儿不配戴这面具？她也是宁家人，是将军府堂堂正正的七少夫人，她不配戴，谁配戴？」

（八）

谁也不会想到，在战况胶着之际，老太君竟然会亲自奔赴前线，安稳军心。

她的到来，令军中局势彻底改变，宁为誉再也没办法赶走苏瑕了，因为老太君直接将她升为了副帅，在主帅受伤期间，可代行军务，甚至领兵上阵杀敌。

那张象征着「战神」的龙纹面具，也不再独属于宁为誉一人了，苏瑕同样可以戴着上战场，助自己一臂之力。

即使宁为誉百般阻止，也改变不了这一切的发生，苏瑕又接连打了几场胜仗，眼看退敌在望，不用多久便能班师回朝了。

只是她操劳过度，心神几乎耗尽，戴上面具的她是威风凛凛的战神，脱下面具的她却虚弱无比，一张脸比宁为誉还要苍白。

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冷风呼啸，寒冬来临，终于迎来了至关重要的最后一场决战。

在苏瑕上战场之前，老太君竟然又端出了两碗同心羹，这个除夕，竟已不知不觉地到来了，同心不离，生死不弃，还好他们都好好的在一起，共同度过这个别有意义的新年。

外头雪花纷飞，营帐里燃着暖盆，老太君看着苏瑕将鲜血滴入同心羹里，饱含欣慰道：「只要再打完这一场仗，我们就能回家了，奶奶还等着你们早点生下一个小七郎，瑕儿你说是不是？」

苏瑕难得害羞起来，红着脸低下头，却偷偷瞄了宁为誉一眼。

他盯着那同心羹，一张脸竟是冷若冰霜，迟迟没有拿起匕首，割破手指将鲜血滴入进去。

老太君笑得愈发和蔼，温声催道：「七郎还愣着做什么，快以血入汤，喝下同心羹啊，你不想跟瑕儿白头到老了吗？」

「白头到老？」宁为誉眨了眨眼，声如梦呓，回头看向老太君，忽然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：「奶奶，你觉得我可以跟苏瑕白头到老吗？」

老太君脸色微微一变，却迅速掩饰下去，依然笑着道：「当然可以了，好七郎，听话，不要让奶奶担心，快点喝下同心羹吧。」

苏瑕也在一旁催促道：「是啊，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，还怕疼不成？我来帮你动手，只要一滴血就行了，来，把刀给我.....」

她说着上前就要拿起匕首，宁为誉却是身子一颤，忽然将她狠狠推开，「别过来！」

他不顾苏瑕惊愕的目光，也不顾老太君皱眉的暗示，似疯了一般，直接一拂袖，打翻了那两碗同心羹。

「奶奶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」

他又哭又笑，彻底崩溃，扑通一下跪在了老太君面前。

「求求您了，我求求您了，放过苏瑕吧，放过她吧，孙儿求您了.....」宁为誉抱住老太君的腿，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呜咽，泪水落满了整张脸。

苏瑕呼吸一窒，如坠冰窟。

外头冷风呼啸，飞雪漫天，这一年似乎格外冷，大风一下下拍打着营帐，凛冽而绝望，仿佛要将人拖入无底深渊。

苏瑕踩着碎瓷片，一步步上前，脸色煞白：「你，你在说什么？」

（九）

这世间若论何物最可怕，一定是人心。

那一年途径树林的老太君，救下了苏瑕，其实并不只是一份简单的善心，更重要的原因实则是——

她发现了苏瑕脖子上的长命锁，看见了她的生辰八字，在内心激动地确定了，眼前这个混迹山林的孤女，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！

她那时刚拜访了一位高人回来，那高人要她寻找一位至阴至煞，命格过硬之人，方可救下她的孙儿，她正愁不知何处去找这样的人，却没想到老天爷竟将苏瑕送到了她跟前，这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！

七郎有救了，那时的老太君，握住苏瑕的手，口口声声叫她「好孩子」，心里想的却是，她家宝贝七郎总算有救了！

宁家的这个「魔咒」，终于可以打破了，这一份代代传下的「战神契约」，再不用捆绑住宁家儿郎，可以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了。

是的，战神契约，恐怕苏瑕做梦都想不到，宁家子孙一个个英年早逝，并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与「鬼将军」缔结的一份契约。

那是许多年前，宁家祖上在战场上因缘巧合，得到了一张龙纹面具，里面其实却住了一位「鬼将军」。

他说自己来自一个叫作金樽谷的地方，曾是谷主麾下的战将，在九重天上叱咤风云。

但后来随主人一同贬下凡尘，困于深谷，他不甘一身战神之力被埋没，想要替主人杀上九重天，夺回至尊之位。

可主人不愿再掀起腥风血雨，反说他杀气过重，怕他入魔，将他封印在了一张龙纹面具之中，祈盼年年岁岁能消磨掉他心中的戾气。

但他如何甘心？心中杀意如何能平？

他终是寻了机会，逃出了金樽谷，来到了人间，开始想方设法地炼化战奴，替自己解开封印。

宁家祖上，就是他选中的一个新目标。

他将战神之力赐给了宁家祖上，助他所向披靡，横扫沙场，大胜而归。

但这同时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只要戴上龙纹面具，就能拥有战无不胜的神力，可是生命却会过早透支，死后便会沦为鬼将军的战奴，也被封印进那龙纹面具里。

待到这股势力日渐壮大，鬼将军便能冲破禁锢，不再困在龙纹面具里，而是重获自由，以战魂的面目存在于天地间。

到那时，鬼将军领着自己的一帮战奴，便可杀上九重天，呼风唤雨，无人可挡。

他可以向他的主人证明，是他太过妇人之仁，甘心受九重天责罚，龟缩在金樽谷那一方小天地中，做什么狗屁谷主，一天到晚地替人收拾烂摊子，哪有从前半分威风！

他受够了这窝囊气，他一定要杀上九重天，替主人夺回一切，让主人成为三界之主，他便做他的战神将军，永远守护主人！

或许真是「神力」的诱惑太大，又或许当真被「鬼」迷了心窍，宁家祖上竟然同意了这份契约，将鲜血滴在了龙纹面具上，从此宁家世世代代，都逃不过这份契约的束缚了。

他们戴着面具，在战场上勇猛无比，如有神力相助，脱下面具后，却没一个能活得长久，早早地就将生命献祭给了鬼将军。

鬼将军心满意足地沉睡在了龙纹面具里，只等待着契约履行，他的战奴越来越多，这股势力终能强大到冲破封印的那一天。

龙纹面具代代相传，整个宁家都被迫成了鬼将军的「追随者」，到了宁为誉这一代，老太君再不愿坐以待毙了，她实在不忍眼睁睁看着孙儿送死，她终于决定，反抗鬼将军，反抗宁家的命运。

为了破除这份荒谬的契约，她不惜跋山涉水，遍访高人，终于，最后在一个道观里，她找到了一位能救宁家的真人。

那真人听了来龙去脉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：「以血为盟，誓死追随，这份契约没办法毁掉，只能转移。」

是的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「转移」，将这「战神」契约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，让他（她）来承受宁家人的命运。

简单来说，就是替宁家人去死。

老太君心慈了一辈子，最终却为了救自己的孙儿，打破宁家世代代的「魔咒」，不得不处心积虑，谋害一个无辜之人。

这个人，就是后来被带回将军府的苏瑕。

得知这一切的宁为誉反应十分激烈，他宁愿付出自己的性命，也不想让苏瑕成为他的「替死鬼」。

可他不怕死，却怕老太君的泪水，这个为宁家操持了一辈子的老人，血红着双眼，逼宁为誉发了一个毒誓——

如果他将真相告知苏瑕，那么他最在乎的奶奶，便会身首异处，七窍流血，不得好死！

从那天起，宁为誉就仿佛跌入了一场看不见尽头的噩梦中，没有人比他更痛苦。

他不能说出真相，只能装作对苏瑕极度厌恶的样子，千方百计地想要将她赶出将军府。

可是苏瑕，是个多么傻的姑娘啊。

她对他说：「奶奶在，家在，我不走！」

那时的少女，眸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，却更加刺痛了宁为誉的心。

他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只能自言自语道：「真是傻，你以为.....这里当真是你的家吗？」

这里是要将苏瑕彻底吞噬掉的魔窟，谎言被温情编织掩盖住，而每年除夕的两碗「同心羹」，更加是苏瑕的「催命符」！

那不过是转移契约的一种「仪式」，苏瑕在不知不觉间，就慢慢地变成了宁为誉的「替身」。

所以战场之上，她看到那黑金色的龙纹面具，心弦才会那样颤动，因为她早已代替宁为誉，成了这龙纹面具的半个主人了！

不，确切地说，是大半个，只差一碗「同心羹」，宁为誉的契约就能彻底解除了。

所以他戴着龙纹面具也没什么用了，神力对他失效了，他不再所向披靡，才会被困在阵法中，身受重伤，反而还要苏瑕来搭救。

而对于苏瑕的到来，宁为誉比任何人都要害怕，他不是害怕她成为寡妇，而是怕她代他送死！

苏瑕其实是被老太君哄骗上了战场，包括老太君教她的那些话，都不过是为了引导她，让她戴上龙纹面具，更快一步地接过契约，成为宁为誉的「替死鬼」。

所以苏瑕每次在战场上都宛若战神，摘了面具后却会虚弱无比，这全是因为一份契约，她自己根本不知道，她已经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了！

今夜老太君端来的这两碗「同心羹」，就是对她的最后一击，让这份契约彻彻底底地转移到她的身上，宁家人从此就解脱了！

而等待苏瑕的下场，则是在战场上燃尽自己，打赢人生的最后一仗，如同烟花般，闪耀过后就此湮灭，成为鬼将军的献祭品，消失在人世间！

「奶奶，您放过苏瑕吧，让她走，趁契约还没有最终生效，别让她去送死！」宁为誉嘶声恸哭，跪在营帐里，苦苦哀求着：「如果她没了性命，孙儿也不愿独活了，就让这份契约停在孙儿这里吧，别再去祸害世间任何无辜之人了，纵使宁家断后，也好过做那鬼将军的刽子手，奶奶，孙儿求您了！」

宁为誉字字泣血，悲怆的声音久久回荡在营帐里，老太君终于伸手抚上了他的头顶，泪流满面，「罢了，罢了，苦心经营的这一切，到底化作一场空，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这命运……」

她看向同样已泪盈于睫的苏瑕，眼神饱含歉意，一字一句道：

「对不起，孩子，是我太自私了，其实.....你曾经叫我『奶奶』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有把你当作过孙女，可我到底，还是没能配上你的真心。」

（十）

夜色静谧，飞雪扬扬，营帐里暖烟缭绕，苏瑕依偎在宁为誉怀中，与他静静度过这最后一夜。

没有任何人来打搅，他们饮完最后一杯离别酒后，苏瑕就会带着她的豹子离去，重新回到山林里，忘记人世间这一场痛彻心扉的梦。

「宁混蛋，你当初其实说对了，这人世间太复杂，不适合我，我应该早一点离开的.....」

烛火摇曳，苏瑕饮下了别离酒，靠在宁为誉肩头，笑得满眼泪光。

宁为誉也跟着笑，虽然泪水已悄然落下，「现在也不算晚，契约断掉了，你会慢慢恢复过来，你还有很长的一生，你也许还会遇到另一个珍惜你的人.....」

「你希望我再嫁第二次吗？」

苏瑕扭过头，望着宁为誉的眼眸，他没有说话，久久的，却是笑了笑：「其实，我这人很小气的，我巴不得你一辈子心里只有我，可是.....一辈子太长了，我舍不得你孤苦伶仃地过。」

两人四目相接，鼻息以对，这一刻太安静，太温柔，谁也不忍心打破。

到底还是苏瑕先扬起了唇角，她捧住宁为誉的脸，轻轻吻了上去，有呢喃溢出了唇齿：「你真傻。」

宁为誉抱住苏瑕，像抱住一个不愿醒来的梦，忘情地吻着，那酒却似上了头一般，令他昏昏沉沉的，身子软了下去。

暖烟缭绕中，他最后望向的一眼，是少女含笑的泪光，她说：「好好睡一觉，正如你所说，这一辈子还有很长，我只盼你遇到一个更好的姑娘，不要孤苦一世。」

永别了，夫君，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

苏瑕轻轻吻了吻宁为誉的额头，将长发高高束起，换上了铠甲，拿起了床头的那张龙纹面具，此时此刻，她已经彻底地成为了面具的主人。

他们饮的别离酒中，早就融下了那真人给的符咒，再加上他们各自的鲜血，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契约转移。

宁为誉浑然不知，不用他割手滴血，苏瑕用他换下的纱布，化在酒水里，就实现了这样一场特殊的「仪式」。

这最后一次血誓达成，苏瑕彻底代替了他，他自由了。

天一点点亮起，苏瑕在踏出营帐前，解下了自己的长命锁，温柔地系在了宁为誉的脖子上。

这个冬天太冷了，她还想多给他一些陪伴。

恍惚之间，她却也忽然想起，那一年他们一起念书，他嘲讽她的名字寓意不好，惹得她伏在桌上第一次伤心落泪。

后来大半夜的，他却是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，放下了一张画像。

画中的少女带着两只小豹子，站在阳光照耀的山头上，衣袂飞扬，笑容明丽，再美好不过。

画像旁边还题了一句诗——世间岂有无暇物，苏门小女恰归真。

那时苏瑕没有看懂，还以为宁为誉在挖苦她，直到后来学识渐丰，她才明白少年那番温柔的善意。

不着痕迹，脉脉流淌。

就像这么多年来，他对她的爱一样。

虽然从来没有说出口，可是她都知道，他是那样那样好的人。

苏瑕拿起了宁家银枪，踏出了营帐，第一缕天光照在她的眉眼上，她抬起头，眸光闪烁，微微扬起了唇角。

「宁混蛋，下辈子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」

